

瓜飯樓叢稿

馮其庸輯校集

卷四
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四

青島出版社



瓜飯樓叢稿

馮其庸輯校集

卷四 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 四

青島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馮其庸輯校集·第4卷·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
4 / 馮其庸輯校·—青島：青島出版社，
2011.10

(瓜飯樓叢稿)

ISBN 978-7-5436-7102-7

I. ①馮… II. ①馮… III. ①馮其庸—文集

②《紅樓夢》研究—文集 IV. ①C53

②I207.411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1)第217933號

責任編輯 金 龍

插 圖 譚鳳嬛



重校《八家評批紅樓夢》卷十

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佈疑陣寶玉妄談禪

主婢二人可謂
朋比為奸矣。

春心動而情不
禁矣。

寫得深細之
至。
作者心靈筆
妙，一至於此。
一念思動，醜
態百出。窗外兩
人如醉如迷。惜
乎人之心不與吾

話說薛蝌正在狐疑，忽聽窗外一笑，唬了一跳，心中想道：「不是寶蟾，定是金桂。」〔姚評〕更有何人？〔張評〕一而二，二而一，書中縱橫設計。如釵、鳳諸人，不是寶蟾，定是金桂也。只不理他們，看他們有什麼法兒。」〔張評〕任他風浪起，我只不開門，「路謁北靜王」之作用也。聽了半日，却又寂然無聲。〔姚評〕怕極！自己也不敢喫那酒菓。掩上房門，〔張評〕與其為柳下惠，不若為魯男子，掩門之義也。剛要脫衣時，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。〔姚評〕怕極！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，〔姚評〕真遭鬼了。心中七上八下，〔張評〕七上則六，八下則九，用六用九，《乾》《坤》正義，《風月寶鑑》寫此而已。故提筆指是寶蟾。笨伯又曰：乃為洗出不是金桂，抑又何必。竟不知是如何是好。〔姚評〕是怕極光景。聽見窗紙微響，細看時又無動靜，自己反倒疑心起來，〔姚評〕因怕生疑。掩了懷，坐在燈前，呆呆的細想；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，翻來復去的細看。〔張評〕寫來情事宛然。而能疑能想，正能看結果者也。猛回頭，看見窗上紙濕了一塊，〔姚評〕一驚。走過來覷着眼看時，冷不防外面往裏一吹，把薛蝌唬了一大跳。〔姚評〕一大驚。聽得吱吱的笑聲，〔姚評〕全無廉恥。〔張評〕看菓子匪夷所思矣，此尤匪夷所思。吾不

心同。

金桂這種嬌嬈實難承受，蝌兒若遇蛇蝎，一半是正直，一半是乖覺。

天明就來扣門，可知桂、蟾二人一夜未曾睡着。主婢通同，兩樣心情，一樣算計，空房牀被中如見其肺肝然。特寫出淫治妝飾。若非蝌兒，心早為之轉移矣，以此愈見其有把握。非淫心動，乃怕心動也，讀者勿草草。

知從何想入，從何寫出，真是奇情奇筆，能將淫字寫出骨髓。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，屏息而卧。（姚評）此時蝌兒心中，又不止七上八下矣。（張評）其難較魯男子為尤甚。寫正想又是如此，方與寶蟾文字相敵，又正發明稻香村絕不天然處。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：「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菓子，就睡了？」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話音。（姚評）聽得明白。（張評）曰「一個人」，曰「仍是」，明明金桂在其中矣。薛蝌只不作聲裝睡。

〔姚評〕除此無別法。又隔有兩句話時，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：「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。」薛蝌聽了是寶蟾，又似是金桂的語音，〔姚張〕通同作弊。這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一番意思。（姚評）至此恍然大悟。（張評）這意思乃全書意思，《風月寶鑑》，蟾桂而已，寶、黛、釵、鳳同一沒造化之人而已。而只是兩句話，一為笑，一為恨也。天缺地陷，非恨而何？花淑夢汀，非笑而何？翻來復去，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。（姚評）不是擔憂，是怕極光景。（張評）五更交陽分而睡着，正見一片陰晦中有此清醒之一人也。

剛到天明，早有人來扣門。薛蝌忙問：「是誰？」外面也不答應。薛蝌只得起來，開了門看時，却是寶蟾，攏着頭髮，掩着懷，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，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，下面並未穿裙，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，一雙新繡紅鞋。（姚評）嬌相。（張評）無非紅綠，而緊身必說琵琶襟。「琵琶」二字亦從二王，然非琴瑟之正，其何能緊身哉？故為掩着懷。原來寶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見，趕早來取傢伙。薛蝌見他這樣打扮，便走進來，心中又是一動，（姚評）動一動。（張評）人非聖賢，又非鐵石，輒云不動，無是心，無是人耳。克復工夫，正起於此。特着此一語，不惟理圓義足，而借薛蝌直勘性理學問到盡頭處。只得陪笑問道：「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？」寶蟾把臉紅着，（張評）把

此乃受金桂之教。

可以知心之一動乃怕矣。

年輕人便如此吃苦。

仍注到大哥官司一邊，文有局段。

能畫鬼心。

真是上梁不正，下梁參差。

臉紅着」，「把」字奇絕。緣喜怒可把而假，紅不可把而假也。寫「淫」字直入微微，與岫煙臉紅，勘理欲又到盡頭處。並不答言，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裏，端着就走。薛蝌見他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倒是他們惱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得來纏。」於是把心放下，（張評）這才是真正放心。惟能不放心，始能放心也。喚人舀水洗臉，（張評）洗臉對前喫飯，總是《大學》，切莫作閒文看。自己打算在家裏靜坐兩天，一則養養心神，（張評）定靜安慮，一在裏許。二則出去怕人找他。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，因見薛家無人，只有薛蝌在那裏辦事，年紀又輕，便生許多覬覦之心。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的；也有能（二）做狀子的，認得一二個書役的，要給他上下打點的；甚至有叫他在內趁錢的；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；種種不一。（張評）都為釵、鳳、襲諸人映射，財色並到。薛蝌見了這些人，遠遠躲避，又不敢面辭，恐怕激出意外之變，（姚評）頗能識得世情。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，不提。（張評）非寶、黛所能。

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探薛蝌的消息，寶蟾回來，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。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，便怕白開一場，反被寶蟾瞧不起，欲把兩三句話遮飾，改過口來，又可惜了這個人，心裏倒沒了主意，只（二）怔怔的坐着。（姚評）能畫鬼神。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，（張評）此皆借蟾、桂演釵、襲心事，直照襲人嫁人，則釵之末路已可於百廿回之外見之矣。看薛蟠難以回家是眼。正欲尋個路頭，（姚評）賤種！因怕金桂拿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，他便樂得借風使船，（張評）東風、西風全到。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（姚

補敘先一夕事。

自是要言，不得不問。

問得好，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出來！對得好，又不知作者如何體會出來！金桂說得含含糊糊，下一頂門鍼。二爺不喫好東西，遂令奶奶亦

評「先下手為強」。所以用言挑撥。見薛蝌似非無情，〔張評〕此從心中一動生出。又不甚兜攬，一時也不敢造次。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，大覺掃興，回來告訴金桂，看金桂有甚方法，再作道理。及見金桂怔怔的，似乎無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裏那裏睡得着，〔姚評〕可見其一夜未睡着。翻來復去，想出一個法子來：不如明兒一早起來，先去取了傢伙，却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顯出一番嬌媚來。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裝出一番惱意，索性不理他。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泊岸，不愁不先到手。〔姚評〕是偷漢子手段。及至見了薛蝌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，並無邪僻之意，自己只得以假為真，端了碟子回來，却故意留下酒壺，以為再來搭轉之地。〔姚評〕用心之至。〔張評〕此等搬演在他書已為能品，是書則數見不鮮矣。只見金桂問道：「你拿東西去，有人碰見麼？」寶蟾道：「沒有。」二爺也沒問你什麼？」〔姚評〕此句金桂問也。寶蟾道：「也沒有。」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，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，〔姚評〕我替你想，也無甚好法子。只得回思道：「若作此事，別人可瞞，寶蟾如何能瞞？不如我分惠於他，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。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腳，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。」因帶笑說道：「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？」寶蟾道：「倒像個糊塗人。」〔張評〕即「糊塗東西」正義。金桂聽了笑道：「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。」〔姚評〕亦妙。寶蟾也笑道：「他辜負奶奶的心，我就說得他。」〔姚評〕石破天驚，有此奇諾。金桂道：「他怎麼辜負我的心，你倒得說說。」〔姚評〕趁勢而入。寶蟾道：「奶奶給他好東西喫，他倒不喫，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

沒喫好東西。有叔如此，不如無有。

寶蟾此答，真到微妙不可思議地步。
施耐庵無此細膩妙筆。

奶奶是「好貨」，何敢將奶奶「作筏子」，只怕是奶奶將我「作筏子」。
此層也要想到，然只怕未必明說出來，索性不要廉恥。

若知寶蟾如此設計，不特蟬兒怕他，連我也怕他起來了。

麼？」〔姚評〕語帶雙敲，颺開一筆，正是逼攏一筆。說着，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。〔張評〕此等搬演，不知作者怎樣想出，而「好東西」則釵、黛並到，「一笑」又關合書旨。即此數言，《紅樓夢》了矣。直是怪文，乃讀者只賞其情景，惜哉！

金桂道：「你別胡想。」〔姚評〕誰道你胡想？自己之心先虛了。〔張評〕因能胡想，故能胡說。我給他送東西，

爲大爺的事不辭勞苦，我所以敬他；又怕人說瞎話，所以問你。你這些話向我說，我不懂是

什麼意思。」〔姚評〕金桂之對，亦以颺筆作攏筆。〔張評〕此說讀者。寶蟾笑道：「奶奶別多心，我是跟奶

奶的，還有兩個心麼？」〔姚評〕固是忠於奉承奶奶者。但是事情要密些，〔姚評〕索性明說，而仍不說出來。

倘或聲張起來，不是頑的。」〔姚評〕着。〔張評〕單刀直入，更不另作引逗。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，因說

道：「你這個丫頭，就不是個好貨！想來你心裏看上了，却拿我作筏子，是不是呢？」寶蟾

道：「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，我倒是替奶奶難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爺好，我倒有個主意。奶奶

想，那個耗子不偷油呢，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。」〔張評〕寫題中「縱」字，

「工」字已臻絕頂，而「耗子偷油」直揭「意綿綿」回黛玉心事，蓋一部淫書，固以黛玉爲主也。依我想，奶奶且別性

急，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，張羅張羅。他是個小叔子，又沒娶媳婦兒，奶奶就多盡點

心兒，和他貼個好兒，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。」〔姚評〕說來原却也不差。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

然要謝候奶奶。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咱們屋裏，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，怕跑了他？他要

不應，咱們索性「三」鬧起來，就說他調戲奶奶。」〔姚評〕偷漢熟手。他害怕，他自然得順着咱們

的手兒。他再不應，他也不是人，咱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。奶奶想怎麼樣？」〔張評〕還題面自不可

寶蟾「小蹄子」——
委實是偷漢慣家。無奈薛蝌收藏甚固，竟至賊爲空過。

束幾句。

到底是年輕想頭，忠厚想頭。

寶蟾惡極，幸虧是蝌兒。

作者如親見其人，寫得玄之又玄，然却分明說在紙上也。

爾母女二人又烏乎知之。

婦人女子想頭只是如此。

媳婦思好事，遂疑兒子交好運，以慈育之心成糊塗之見。溺

少。金桂聽了這話，兩顴早已紅暈了，笑罵道：「小蹄子，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似的，」〔張評〕我們要問作者。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。〔姚評〕已諾之矣，活寫出淫婦聲口。寶蟾把嘴一撇，〔姚評〕難看。笑說道：「罷喲，人家倒替奶奶拉繃，奶奶倒往我們說這個話咧。」〔姚評〕得罪，得罪。○淫態如畫。〔張評〕收得精湛完密。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，倒無心混鬧了，家中也少覺安靜。

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，仍是穩穩重重，一臉的正氣。〔姚評〕淫婦裝得出。〔張評〕酒壺必不脫漏，而一臉正氣則寶釵本領也。文字餘勇可賈。薛蝌偷眼看了，反倒後悔，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，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，豈非自惹的呢。過了兩天，甚覺安靜。薛蝌遇見寶蟾，寶蟾便低頭走了，連眼皮兒也不抬；遇見金桂，金桂却一盆火兒的趕着。〔張評〕再足「工」字，何其暇耶！而「一盆火」一見於「偷娶尤二姨」，再見於「寶蟾工設計」。以火制金，以金自殺，同一寶釵而已。薛蝌見這般光景，反倒過意不去。這且不表。〔張評〕是悉書之裏，非書之表也，不是他小說按下故套。

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，待人忽親熱起來，一子都爲罕事。薛姨媽十分歡喜，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衝犯了什麼，纔敗壞了這幾年。〔張評〕「悔娶河東吼」即在本年秋令，今日「這幾年」，乃以夢話爲釵追原既往。而衝犯之說又直注「錯勸哥哥」撞客之說，以明薛蟠敗壞所從來。目今鬧出這樣事來，虧得家裏有錢，賈府出力，方纔有了指望。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，〔張評〕財色勢利並到。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，也未可知。〔姚評〕好運氣。〔張評〕歸到氣數之天，元妃死矣。於是

愛者不明，有矣夫！
豈蟬兒之已上其當耶？我爲之嚇了一跳。

以見前文說「金桂無兄弟」一句埋伏得妙。

知其真是姓夏不是，吾至今疑之。但既以爲夏三，則夏三之而已矣。
住在房裏，已非外人；躲向房後，更非外人。然媳婦以爲非外人，婆婆以爲必不見，不知是外人。出來相見，不知是外人。只知那人不是外人，只知焉略坐就走，婆婆反作外人。可知過暗路者已非一日矣。
「買東西」亦爲

自己心裏倒以爲希有之奇。這日飯後，扶了同貴過來，〔張評〕榮壞於雪，雪壞於夏，同一壞也，故必特提同貴。到金桂房裏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。〔姚評〕又生波瀾。同貴知機，〔張評〕四字中有大發揮。便說道：「大奶奶，老太太過來了。」說着，已到門口。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，薛姨媽一嚇，倒退了出來。〔張評〕人影兒一躲，全書大作用，正欲令人知嚇知退。金桂道：「太太請裏頭坐，沒有外人，〔張評〕此火因心生滅，不自外來。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，〔姚評〕是一位漢子。本住在屯裏，〔張評〕劉姥姥，屯裏人，夏三亦屯裏人，乃剛柔難生，天造草昧之象，正善惡初萌之候。善則爲性，生所固有；惡則爲性，生所本無；故夏三之來爲過繼。不慣見人，因沒有見過太太。今兒纔來，還沒去請太太的安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既是舅爺，不妨見見。」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，作了一個揖，問了好。薛姨媽也問了好，坐下敘起話來。〔張評〕搬演薛氏，如此不堪。薛姨媽道：「舅爺上京幾時了？」那夏三道：「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，把我過繼來的。前日纔進京，今日來瞧姐姐。」〔張評〕特用提筆指出夏三，作者以權自予也。四、五、六月得夏令之三，熱毒方張，寶釵當之。含黛、釵、鳳三人爲一人，金桂當之，故曰夏三。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，〔姚評〕又烏乎知之？於是略坐坐兒，便起身道：「舅爺坐着罷。」回頭向金桂道：「舅爺頭上末下的來，留在咱們這裏喫了飯再去罷。」〔張評〕與「巧合」回留寶玉喫酒針鋒相對。金桂答應着，薛姨媽自去了。金桂見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「你坐着，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，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。」〔張評〕能查考夏三者，蟬而已矣。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，〔張評〕夏三第一事是買東西，人知爲砒霜伏線，而不知爲收拾榮、寧安根。

後文伏案。
何消說得，我
若無錢，也不敢
叫你買。

「往來不絕」
四字包着無限不
可說之事。

以上結薛蝌、
金桂事，夾寫夏
三，爲後文埋根
爲一段。

以下從薛蟠寄
信遞寫寶釵之病
爲一過脉，並敘
定實寶釵一節正
文。

可見吃官司之
難。不檢點到一
着，便滿盤輸矣。

只別叫別人看見。」夏三道：「這個交給我完了。你要什麼，只要有錢，我就買得來。」（姚評）爲後文砒霜伏案。（張評）爲錢字一嘆，爲金字一嘆，一把辛酸淚所從來也。金桂道：「且別說嘴，你買上了當，我可不收。」（姚評）可不是對兄弟的言語。（張評）「上了當」又翻「慰癡癡」回當票公案。說着，二人又笑了一回，然後金桂陪夏三喫了晚飯，（姚評）寫得不堪。又告訴他買的東西，又囑咐一回，夏三自去。從此夏三往來不絕。（張評）此段乃文章難境，一片荆棘中而能掉背游行，吾不知其才幾許。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，知是舅爺，也不常回，從此生（四）出無限風波。這是後話，不表。

一日薛蟠有信寄回，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，上寫：

男在縣裏也不受苦，母親放心。但昨日縣裏書辦說，府裏已經准詳，想是我們的情到了。豈知府裏詳上去，道裏反駁下來。（張評）道裏不准，正見天人合道，則氣數之天不足恃矣。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。那道裏却把知縣申飭。現在道裏要親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喫苦。必是道裏沒有託到。母親見字，快快託人求道爺去。還叫兄弟快來，不然就要解道。銀子短不得！火速！火速！（張評）

火速即是夏三，不止形容薛蟠筆墨。

薛姨媽聽了，又哭了一場，自不必說。薛蝌一面勸慰，一面說道：「事不宜遲。」薛姨媽沒法，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，命人即便收拾行李，兌了銀子。家人李祥本在那裏照應的，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伙計連夜起程。

既痛兒，復悲女。
釵兒之病亦頗沉重。

父母之心，如是，如是。

此時林姑娘尚在睡裏夢裏，吾

那時手忙腳亂，雖有下人辦理，寶釵又恐他們想不到，親來幫着，直鬧到四更纔歇。

〔張評〕陰極陽生，正火速之會。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，心上又急，又苦勞了一會，晚上就發燒。

〔張評〕發燒正是火速。到了明日，湯水都喫不下。鶯兒去回了薛姨媽。薛姨媽急來看時，只見

寶釵滿面通紅，身如燔灼，〔張評〕火速如此。話都不說。薛姨媽慌了手脚，便哭得死去活來。

寶琴扶着勸薛姨媽。秋菱也淚如泉湧，只管叫着。寶釵不能說話，手也不能搖動，眼乾鼻

塞。叫人請醫調治，漸漸蘇醒回來。〔張評〕金玉姻緣猶可及止，在釵此時猶可救藥。薛姨媽等大家略

略放心。早驚動榮、寧兩府的人，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，〔張評〕必先說榮、寧，即夏三

買東西之義，而先是鳳姐禍之媒也。曰返魂丹，釵死矣。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，賈母、邢、王二夫人

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丫頭來問候，却都不叫寶玉知道。〔姚評〕何苦如此藏頭露尾。一連治了七八

天，終不見效。〔姚評〕七八十五，所謂將筭之年。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，吃了三丸，纔得病好。

〔張評〕「冷」字乃妙藥，此不能求諸外，須從自己想起也。服三丸，則夏三之毒可全解矣。後來寶玉也知道了，

因病好了，沒有瞧去。〔張評〕此等處補不得，漏不得，最爲棘手。而閒閒一語，恰爲下半過脉，是乃神品。

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，薛姨媽看了，怕寶釵耽憂，也不叫他知道。〔張評〕書面安頓，固如鐵

桶。自己來求王夫人，並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。薛姨媽去後，王夫人又求賈政。賈政道：

「此事上頭可託，底下難託，必須打點纔好。」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，因說道：「這孩子

也苦了。既是我家的人了，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，別叫他糟蹋壞了身子。」賈政道：「我

爲之一嘆。

「定」者定也，
嬰兒將奈何！

以上結實叙一
邊事。

以下遞寫寶黛參禪，而以作「消寒會」作餘波。

賈母亦只顧一
邊。

寶玉亦在睡裏
夢裏。

勸你多走走，
將來走不到一年
工夫了。

也是這麼想。但是他家亂忙，況且如今到了冬底，已經年近歲逼，〔姚評〕又是一年將盡矣。〔張評〕自「桃花社」至此，方明寫一年，而一片夢話不過演「成大禮」而已。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。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過禮。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〔姚評〕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是黛玉的死日了。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。」王夫人答應了。

到了明日，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，薛姨媽想着也是。〔張評〕「也是」「也」字多少含蓄。到了飯後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，大家讓了坐。〔張評〕凡此等事都是薛姨媽就來，大禮之成，

令人齒冷。賈母道：「姨太太纔過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還是昨兒過來的。因爲晚了，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。」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，賈母甚喜。說着，寶玉進來了，賈母便問道：「喫了飯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纔打學房裏回來，喫了要往學房裏去，

〔張評〕喫飯、上學，此處必用連及。先見見老太太。又聽見說姨媽來了，過來給姨媽請請安。」因

問：「寶姐姐可太好了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好了。」〔張評〕「好了」二字括全書。原來方纔大家正

說着，見寶玉進來，都煞住了。〔姚評〕又是何苦。寶玉坐了坐，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，

「雖是此刻沒有心情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。」滿腹猜疑，〔張評〕寶玉猜疑與薛姨媽猜疑互相發明，入下

半回。自往學中去了。

晚間回來，都見過了，便往瀟湘館來。掀簾進去，紫鵲接着，見裏間屋內無人，寶玉道：「姑娘那裏去了〔五〕？」紫鵲道：「上屋裏去了。知道薛姨媽太太過來，姑娘請安去

此等言語何不
令機警人聞之。
皆是探動語。

老太太叫他
來，太太叫他來，
老爺又叫他來，
他如何不來？

一派探動語。

了。二爺沒有到上屋裏去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去了來的，沒有見你姑娘。」紫鵲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寶玉問：「姑娘到底那裏去了？」紫鵲道：「不定。」（張評）將人疑陣文字，起處便作一片迷離。曰「奇了」，曰「不定」，微言也。寶玉往外便走。剛出屋門，只見黛玉帶着雪雁，冉冉而來。寶玉道：「妹妹回來了。」縮身退步進來。

黛玉進來，走入裏間屋內，便請寶玉裏頭坐。（張評）顯見情有獨鍾，以發本文，因以見上文補筆之妙。紫鵲拿了一件外單換上，然後坐下，問道：「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見過

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姨媽說起我没有？」（姚評）勞心孤志之言。寶玉道：「不但沒有說起你，連見了

我也不像先時親熱。今日我問起寶姐姐病來，他不過笑了一笑，並不答言。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？」（張評）故作斡旋，而姻事顯而易見。黛玉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去瞧過没有？」寶

玉道：「頭幾天不知道；這兩天知道了，也没有去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。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叫我去，老爺又不叫我去，我如何敢去。」（張評）再作斡旋，其支離處皆其經營

處。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，要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難，如今把門堵了，要打前頭過去，自然不便了。」（張評）一語有千百轉身，一心之昏有如此。黛玉道：「他那裏知道這個原

故。」寶玉道：「寶姐姐爲人是最體諒我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。若論寶姐姐，更不體諒，又不是姨媽病，是寶姐姐病。向來在園中做詩、賞花、飲酒，何等熱鬧，如今隔開了，你看見他家裏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像没事人一般，他怎麼不惱呢。」（張

總不離探動語。

爲是有了你，弄得一百二十回書倒不乾不淨。

惟煩惱人知煩惱，惟恐怖人知恐怖，惟纏礙人知纏礙，林姑娘曷反而求諸身。

只怕未必真能豁然開朗。他的魔障只怕比你深。只怕林妹妹自己顧不得自己。

評]此見黛玉但知寶玉之專屬於己，其餘皆非所知，乃疑陣正面。寶玉道：「這樣，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

了不成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，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。」[張評]由疑陣入談禪。

寶玉聽了，瞪着眼默了半晌。[張評]又入魔障矣。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

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書來〔六〕看了一會。[張評]未談禪，先說書、香，乃一書正義，否則此處成閒文矣。

只見寶玉把眉一皺，把脚一跺，道：「我想這個人，生他做什麼！天地間沒有了我，倒也乾淨！」[張評]此見寶之不能忘情於釵，乃黛之所不能不慮者，故爲談禪發端。黛玉道：「原是有了我，〔姚評〕

「我」是誰？」[張評]黛玉自謂。便有了人；〔姚評〕「人」是誰？」[張評]謂寶釵。有了人，便有無數的煩惱生

出來：〔姚評〕什麼叫做「煩惱」？恐怖，顛倒，夢想，更有許多纏礙。〔姚評〕什麼叫做「恐怖」，什麼叫做「纏

礙」？〔張評〕摔玉、剪香、驚夢、絕粒，一切情事。纔剛我說的都是頑話。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，

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？〔姚評〕疑到寶姐姐身上便怎麼？姨媽過來，原爲他的官司事情，心緒不

寧，那裏還來應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，鑽入魔道裏去了。〔姚評〕又着此一轉，自說自解，

便是辭蜩疑悔，以蟪、桂爲美意。寶玉豁然開朗，笑道：「很是，很是。你的性靈比我竟強遠了，怨不

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，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，我實在對不上來。〔張評〕又找前文，遞到談禪，其步驟乃

爾。能辨此等用筆，自然不突，能辨寶蟾直指金桂心事，自然不慢。我雖丈六金身，還藉你一莖所化。」〔張評〕

莖者，草也，即黛玉之絳珠草。寶玉存亡視此矣，所謂「寄生草」。請參看「聽曲文」評。黛玉乘此機會說道：「我

便問你一句話，你如何回答？」。〔張評〕此番談禪，索訂定婚姻左券而已，不是釋部深文，笨伯不必妄參。請看

真是一個和尚相。

如轆轤轉，慧舌慧心。

我只將前文一首《好了歌》爲他作注腳，且「好」固了，「不」好亦了而已矣。

根蒂深固，那怕惡浪顛風。

寶、黛二人問答，何殊龍女談經，一則尋根究底，一則斬釘截鐵，滿腔心事無有所隱。

「低頭不語」，林姑娘已默會之矣。

「乘此機會」四字便解，禪則有何機會之可乘耶。寶玉盤着腿，合着手，閉着眼，噓着嘴，道：「講來。」（張評）鋪排面子，神理俱得，妙哉！黛玉道：「寶姐姐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姐姐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姐姐前兒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今兒和你好，後來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」（張評）「好」字如珠落盤，其實只借過去、未來、現在之說以探其心之所定耳，與問「爾有何貴，爾有何堅」之旨通。寶玉默了半晌，忽然

大笑道：「（張評）故作悟境，以惑看官。」之憑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。」（張評）弱水在海，林出於海，言黛玉之外更無可定之人也。黛玉道：「瓢之漂水，奈何？」（姚評）已揭出真根諦。寶玉道：「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」（姚評）妙諦大見解，已登彼岸矣。（張評）此防金玉之奪也。能知其奪而不能敵其奪，且自取其奪，乃黛玉自責，常人之心如瓢在水，則責寶玉也。黛玉道：「水止珠沉，奈何？」（姚評）有朝一日。寶玉道：「禪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風舞鷓鴣。」（姚評）只怕是口頭語。（張評）此見金玉之奪，乃寶之漫無主張以致之耳。一問再堅之，一答再許之，以完「你死了，我做和尚」之說。黛玉道：「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。」（姚評）誰說是誑。（張評）仍不十分信服，《五美吟》固有所見也。寶玉道：「有如三寶。」（姚評）明明指出一條去路。黛玉低頭不語。（張評）方纔死心塌地。

只聽見簷外老鴉呱呱的叫了幾聲，便飛向東南上去。（姚評）此筆接得妙在不可思議。（張評）老鴉，凶鳥，是書所演無非凶；老鴉，孝鳥，是書所指無非孝。鳥疑爲陽氣，東南爲陽方，書至此，正陰極陽生之候也。寶玉道：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黛玉道：「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鳥音中。」（張評）特引此語，以見黛玉心

事，千妥萬妥。忽見秋紋走來說道：「請二爺回去。老爺叫人到園裏來問過，說二爺打學裏回來了沒有。襲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。快去罷。」嚇得寶玉站起身來，往外忙走，黛玉也不敢相留。〔張評〕此篇大落墨後必接大章法。以襲代釵固矣，而此來乃矯其父命，致寶之起身便走，黛玉不敢相留。不惟寶、黛在其掌上，即賈政亦在術中。其誅襲乃以誅釵，實則並以誅金誅雪而已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原作「得」，從王評本改。

〔二〕原作「是」，從王評本改。

〔三〕原作「情」，從王評本改。

〔四〕原作「起」，從藤花樹本、王評本改。

〔五〕原無，從王評本、藤花樹本、張評本、金玉緣本補。

〔六〕原作「停看了一會」，從紅樓夢稿本刪去「停」字。

護花主人評

寶蟾設計教金桂勾引薛蝌，金桂纔肯安靜；因金桂安靜，薛姨媽纔到金桂房中去；因到金桂房中，纔看見夏三；因夏三時常走動，將來買毒藥有人。層層相因，節節貫注。

寶玉病，黛玉病，寶釵亦當患病，纔是一路人。然寶玉之病，或因魔魘，或因癡獸，或係假裝；黛玉之病，本係氣體單弱，又因疑多情切；均非正病。惟寶釵因勞所致，病得光明正大。人品不